

论苏格兰启蒙学派对机械论自然观的超越

李家莲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暨高等人文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英国经验主义在早期发展阶段提出了机械论自然观。随着这种哲学理论不断向纵深发展,机械论自然观在这种哲学内部受到了苏格兰启蒙学派思想家们的批评。以此为基础,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从审美、道德与社会三个方向超越了机械论自然观。这种超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推动经验主义哲学不断深化对“人”的认知,以新的自然观为基础促进了人的解放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无法解决财富与美德的矛盾,这种超越暗含了内在的理论缺陷,并由此给后来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理论挑战。

关键词:经验主义;机械论自然观;超越;苏格兰启蒙运动

中图分类号: B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4-0056-05

在谈到近代英国自然观的时候,尤其是在谈到机械论自然观的时候,学界往往习惯于聚焦于洛克和霍布斯提出的机械论自然观,然后予以批判。事实上,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洛克与霍布斯的确在英国经验论早期发展阶段提出过机械论自然观,然而,这并不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的全部内容。在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中,洛克与霍布斯的这种机械论自然观遭受了批评,并因此被超越。英国的18世纪又被称为启蒙的时代,以1688年光荣革命为起点,苏格兰启蒙运动提出的各种学说构成了18世纪英国思想界的主旋律。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理论动机直接起源于对洛克与霍布斯机械论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没有对洛克与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论自然观的超越,就没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诞生。苏格兰启蒙运动终结于《国富论》的出版,该书所倡导的自由自然体系,正是苏格兰启蒙学派思想家彻底超越机械论自然观之后的理论成果。的确,无论是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诞生原因而言,还是对于这场启蒙运动引起的结果而言,超越机械论自然观都是其关键理论要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同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内部,为什么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或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要致力于超越机械论自然观?这种超越表现为何种方向或形式?如何评价这种超越?通过聚焦于这三个问题,本文试图阐明苏格兰启蒙学派超越机械论自然观的前因后果。

一、缘起

超越源于批判。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是如何批判洛克与霍布斯哲学中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呢?或者机械论自然观中的什么观点招致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批判?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第一位思想家是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 the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他第一次在英国思想界展开了对洛克和霍布斯的机械自然观的批判。机械论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洛克与霍布斯的哲学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这种对立。为了反对天赋观念论,洛克提出了白板说,在认识论意义上把自然与心灵对立起来。霍布斯则致力于以自爱为中心来构建社会,在社会学意义上把自然与心灵对立起来。在对机械自然观进行批判的时候,基于它在二者理论中的不同侧重点,沙夫茨伯里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他的批判。

对于洛克学说中的机械论自然观,沙夫茨伯里着重以批判白板说为核心来展开批判。洛克于1666年开始与沙夫茨伯里一世交往,用医术挽救过后者的生命,并因此而成为沙夫茨伯里家族的亲密朋友和政治盟友。他不仅促成了沙夫茨伯里父母的婚姻,而且还尽心尽职地照料幼年时期的沙夫茨伯里,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倾囊相授。不过,沙夫茨伯里长大后并未成为洛克思想的追随者,相反,他成了他的批判者。在给斯坦霍普(General Stanhope)的信中,沙夫茨伯里公开承认过自己对洛克的反对:“我的哲学反对我

收稿日期:2018-03-22

作者简介:李家莲,女,湖北建始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副院长,博士。

的老师和监护人,该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不过我从未尽力隐藏过自己与他的不同。”^[1]沙夫茨伯里与洛克的分歧集中于二者对白板说持有的不同看法。洛克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知识仅仅来源于后天,不包含先天观念,道德和审美(秩序)领域内的知识也是如此,因此,道德和审美仅仅只是后天的产物,没有自然而然的先天基础。自然虽然给我们设定了法则,却没有给我们幸福。身处自然之中,犹如身处囚牢之中,无处不是法则与命令,却没有安宁与幸福。在沙夫茨伯里看来,洛克的白板说割裂了心灵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当洛克否定一切知识尤其是道德和审美(秩序)中的先天观念的时候,也等于承认,道德和审美(秩序)在人的心中没有天生的或自然而然的基础。1709年,在给牛津大学神学专业的迈克尔·安斯沃斯(Michael Ainsworth)的信中,沙夫茨伯里说:“是洛克打破了一切基本原则,他把一切秩序和德性都驱逐到了世界之外,与此有关的所有观念(同样也包括与上帝有关的观念)都变得‘不自然的’了,在我们心灵中失去了基础。”^[2]在他看来,这种理论将直接导致人类道德秩序和精神生活的灭亡。为了挽救这种危机,作为对洛克思想的回应^[3],他创作了《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提出了另一种全新的自然观。

对于霍布斯学说中的机械论自然观,沙夫茨伯里着重批判了他的原子论自爱观。霍布斯把人性视为纯粹的自私,“自爱”被视为完全支配人类生活的唯一伦理原则。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战士们努力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任何道德或精神目标,而是为了满足以私利为表征的自爱,因此,唯有不断放大自爱,并不断把对他人的怜悯之心等道德原则放置于次要地位,才有希望在这场战斗中赢得胜利。自爱的个体之间没有基于自然而来的天然联系,道德没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它仅仅是人类的一种主观发明罢了。自私的伦理学是唯一适合人的本性的伦理学或处事原则。沙夫茨伯里对这种伦理思想极为不满,他认为这种伦理思想必然产生两个后果,即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天然纽带被割裂以及机械法则的盛行。这种伦理学之所以会割裂人与人之间的天然联系,是因为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视为只关心自己利益的“原子”,与他人处于分离状态,因此,社会或道德只是人类理性基于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发明”罢了。由于高度重视机械法则,这种伦理思想排斥人的自由,最终导致了最纯粹的决定论。沙夫茨伯里认为这种伦理学是“对上帝、世界以及人类的亵渎”^[4];之

所以亵渎了上帝,是因为它“把他描绘为对他的被造物心怀敌意,因为他因罪人的过错而惩罚无辜者,并因使德行高尚之人遭受痛苦而感到安慰”^[5];之所以亵渎了世界,是因为它“用最阴暗的笔调描述世界”^[6];之所以亵渎了人类,是因为“当它竭尽全力维护上帝的权威时,它已经宣告,从根本上而言,我们所有的品质都是邪恶的,它把我们所有的德行都交给了上帝,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拒绝我们的私利和欲望”^[7]。

基于对洛克和霍布斯的机械论自然观的批判,沙夫茨伯里认为,必须超越这种自然观,建立一种新的自然观,在人类心中为审美、道德和社会找到基于自然而来的天然基础。沙夫茨伯里的思想得到了十八世纪其他思想家的认同与追随,而他所创作的《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也因此成为英国18世纪出版次数最多的图书。通过追随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和斯密在超越机械论自然观的同时,沿着自然的路径重新阐释审美、道德和社会,试图恢复自然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状态。

二、表现

在沙夫茨伯里的批判下,对机械论自然观的超越直接构成了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主题。超越机械自然观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心灵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尤其是要致力于为审美、道德和社会找到基于自然而来的天然基础。因此,以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和斯密为代表,苏格兰启蒙学派对机械论自然观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向,即审美的方向、道德的方向和社会的方向。以审美和道德为方向来超越机械论自然观,最终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观,即如同审美和道德于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天然存在物一样,社会与心灵之间也有着天然联系。

在审美的方向超越机械论自然观,其目的是要论证审美行为是自然而然的人类行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致力于超越机械论自然观的英国启蒙美学从审美对象和审美判断原则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在审美对象上,沙夫茨伯里认为,柏拉图的美学观中以理性为本质的理念不能成为审美对象。他说:“如果我们信任理性教导我们的一切,自然中一切美的和迷人的东西,就仅仅不过是那种原初美的模糊身影罢了。”^[8]他认为审美对象就是位于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一切审美对象均不会超越自然之外而存在。哈奇森继承了他的观点,把美分为本原美、相对美和公理美三种类型,认为构成本原美的不是柏拉图意义

上的理念,而是自然事物,相对美和公理美均因模仿自然美而具有价值;心灵因接受审美对象的刺激而产生审美知觉,作为自然对象的审美对象与人的心灵之间有着自然而然的天然联系。不过,仅仅只关注审美对象,启蒙美学并不能真正超越机械论自然观。因此,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进一步聚焦于审美判断原则来确证审美与心灵之间的天然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夫茨伯里在讨论审美判断原则的时候,提出了“内眼(the inward eye)”概念,并在美学中把它表述为“美的感官(sense of beauty)”,认为能进行审美判断的主体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作为“美的感官”而存在的心灵的官能。“一旦眼睛接触到外形,耳朵接触到声音,美的效果、优美与和谐就会被认知并得到认可。一旦行为被人看见,一旦人类感情和激情被人辨认出来,一双内在的眼睛(an inward eye)就能在美好、匀称、可爱、可敬与污秽、丑陋和可鄙之间做出区分。”^[9]“美的感官”的提出,标志着沙夫茨伯里第一次在西方美学史上试图把审美判断的权力交给以“美的感官”为代表的心灵自然感性原则,然而,沙夫茨伯里并未对“美的感官”内部所蕴含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这个工作是由哈奇森来完成的。作为沙夫茨伯里的思想追随者,哈奇森在美学体系中系统阐述了“美的感官”进行审美判断的具体原则。研究审美判断原则,就是要研究“美的感官”进行审美判断的原因。以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为核心,哈奇森创作了英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美学专著——《论美的根源》。以自然事物为审美对象的“美的感官”之所以能进行审美判断,其根源是因为受到了审美对象的刺激,因此,为了弄清楚“美的感官”进行审美判断的原则或原因,就必须要在对象身上下功夫,看看对象中什么东西刺激了“美的感官”,从而使之产生了审美判断。经过一番观察与归纳,哈奇森发现,对象中存在的“寓多样于一致”就是令“美的感官”产生审美判断的内在原因,因此,它构成了“美的感官”的审美判断原则。然而,哈奇森的这种做法受到了休谟的反驳。在后者看来,以心灵为对象来研究审美判断原则,不能以审美对象为出发点,而应该聚焦于心灵本身来探讨审美判断原则。休谟认为,位于心灵内部的同情原则才是审美判断的原则。在阐述同情原则的具体内容时,休谟纳入了效用(utility)这个关键词。然而,这种做法很快受到了斯密的批判,在他看来,人们依据同情进行审美判断时,其内在的依据不是效用,而是合宜性,因此,合宜性构成了以同情为表现形式的审美判断原则中的关键词。研究显示,在斯密的学说

中,合宜性的本质是自然情感的自然发生机制,就此而言,在苏格兰启蒙学派的美学研究中,经由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和休谟不断推进,斯密的美学得以完全超越了机械论自然观,在审美问题上完全确立了自然与心灵之间的天然联系。

在道德的方向超越机械论自然观,其目的是要证明,道德行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然行为,道德拥有源于自然的天然基础,道德于人而言是天然的产物,不是后天或人为的产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着眼于道德判断原则,全面论证了道德的自然性与天然性。在机械论自然观看来,道德判断的原则不是源于自然内部的某种原则,而是外在于自然的奖惩法则。然而,这正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要予以批判并超越的道德观,他们要证明,道德判断的原则不是奖惩法则,而是以心灵为阵地而产生的某种自然法则。与美学研究一样,在研究道德的过程中,沙夫茨伯里第一次把道德判断权力从理性移交给了心灵的自然官能,他把这种官能称之为“道德感官”(moral sense)。“道德感官”是心灵的天然官能,是“我们的构造与结构中的第一原则”^[10],具有极为强烈的天然性特征。当心灵用“道德感官”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它所依据的原则不是理性,也不是奖惩法则,而是来自自然的某种天然原则。虽然沙夫茨伯里并没有较好地对这种天然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阐释,但当他把道德判断的权力交给“道德感官”时,这种做法表明,以他为首的思想家们在道德问题上即将开启一扇新的大门,沿着自然的路径探讨道德判断原则,从而在道德问题上使心灵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超越机械论自然观。他的后继者哈奇森详细论证了“道德感官”进行道德判断时所遵循的原则。哈奇森把仁爱视为“道德感官”的基础。所谓仁爱,即是令他人得利,因此,能令最大多数人得利或能最大限度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道德感官”进行道德判断时所依据的内在原则即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即,“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那种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以同样的方式引起苦难的行为就是最坏的行为”^[11]。很显然,通过聚焦于行为后果来阐述道德判断原则,与美学研究一样,哈奇森的道德哲学研究偏离了对心灵的关注,这引起了休谟的批判。在休谟看来,不能从行为的结果出发来寻求道德判断的原则,因为在我们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最终的裁决依赖于大自然所普遍赋予整个人类的某种内在的感官或感受”^[12]。那么,这种感

受是什么呢?休谟认为是同情。既然如此,那么,同情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其依据或内容是什么呢?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构成了休谟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当我们根据同情进行道德判断时,我们实际上是以效用(utility)为基础来进行道德判断。效用可以分为个人效用与社会效用,社会效用优于个人效用。按照善的结果,美德可以被划分为人为美德和自然美德。无论是人为美德,还是自然美德,二者均需获得同情的认可,才能成其为美德。与自然美德有关的善源于单个行为,是自然情感的目标,而与人为美德有关的善源于正义,是正义的目标。当二者产生冲突时,应该让前者服从于后者,因此,“除了有益于社会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被看作是德性”^[13]。由此看来,以社会为指向的效用,才是同情进行道德判断的支配性原则。效用原则也因此超越并取代同情这种自然情感原则而成为了休谟道德哲学中的道德判断原则。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斯密的不满。虽然同情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斯密的同情却坚决排斥效用。同情,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中,指的是自然情感的自然发生机制:在同一道德语境中,当旁观者和当事人的情感具有一致性的时候,二者的情感便具有了合宜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斯密认为二者达到了“同情”。同情的本质是比较,比较的前提是旁观者和当事人处于相同的道德语境中并受相同的情感发生机制的支配,比较的结果是合宜性。当二者在同一道德语境中产生了相似的情感,意味着二者的情感符合合宜性的特征,否则,就是不合宜的情感。是否符合合宜性的标准,不仅是赞同与不赞同的基础,而且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当斯密把合宜性视为同情的内核时,意味着他在道德问题上充分论证了自然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状态。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说,通过对道德判断原则的天然性特征进行充分论证,苏格兰启蒙学派已经在道德方向上完全超越了机械论自然观。

然而,在审美与道德的方向超越机械论自然观,并非苏格兰启蒙学派的终极目的,这派学说最终要完成的工作是要确立一种全新的社会观。机械论自然观也曾提出过自己的社会观,它以消极而阴郁的笔调描述自然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对人是狼,或者说,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战争状态(state of war),而不是友伴状态(a state of fellowship)。这种观点受到了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苏格兰启蒙学派思想家们的激烈反对。沙夫茨伯里认为,人天然具有社会性,社会状态隶属于人

的自然状态,即“社会对人而言必定是天生自然的,并且,离开了社会和社区,人永远不会,或从来未曾存在过”^[14]。与沙夫茨伯里一样,哈奇森也批评了机械论自然观视域下的社会学说,他说:“把绝对孤独的状态称为人类自然状态,是对词汇的无知滥用,除非有奇迹发生,没有一个人会诞生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更没有人会生存下去,哪怕生存时间只有少数几天。”^[15]真正的自然状态自身天然蕴含着社会性。哈奇森用仁爱来解释这种自然状态,认为仁爱自身蕴含社会性的种子,因此,社会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并因仁爱而具有天然性特征。休谟也认为,自然状态并不是机械论自然观所说的暴力状态和战争状态,不过,休谟反对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对自然状态进行哲学美化,他不认为仁爱是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而认为只要服从某种普遍的规则如同情,各种自然情感均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的构建,并因此而赋予社会以天然的本性。不过,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自然法则,同情在构建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接受效用的指导。由于掺和了效用的力量,休谟哲学中的“社会”并不是纯粹自然意义上的“社会”。很显然,斯密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在斯密看来,自由的自然状态是人的最好状态,既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也代表了最高的社会理想。社会建立在自由的自然状态之上,自由的自然状态不仅为社会秩序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而且以消极正义观的形式确保社会能完全沿着自由的路径自然运行。《国富论》最生动地展现了斯密的这种社会观,因此,有违自然法则自由运行的一切障碍,例如垄断、重商主义等,均在《国富论》中受到了斯密的猛烈批判。在人类现实社会中,当《国富论》提出的这种思想成为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思想时,一方面意味着机械论自然观已经完全被超越,作为一种社会学说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自然观不再有效,已被全新的自然观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苏格兰启蒙运动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因此,历史显示,随着《国富论》的出版,苏格兰启蒙运动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三、评价

使心灵与自然达成一致,并以此为基础确立新的美学观、道德观和社会观,构成了苏格兰启蒙学派超越机械论自然观的理论主线。苏格兰启蒙学派之所以能超越机械论自然观,其根本原因源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内在发展,是经验主义哲学向心灵深处拓展其地盘的理论表现。这种拓展不仅消除了自然与心灵的对立,消除了自然与审美、道德和社会状

态的对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拓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它既对人类通过锻炼各种自然力量而形成的自我提升与自我超越给予了肯定,也对人类经由勤劳、聪颖或坚持不懈的锻炼而得到的一切东西给予了肯定。更确切地说,通过超越机械论自然观,苏格兰启蒙学派不仅为审美、道德和社会确立了自然而然的天然基础,而且为人类依照自然的路径用自己的努力提升自我、改良社会留下了理论空间。只要这种提升与改良符合心灵中的自然法则(例如,同情),它就能受到赞同。就此而言,推动人类沿着自然的路径正确认识自己并不断自我提升,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在超越机械论自然观的过程中留给后人的丰厚历史遗产。

虽然苏格兰启蒙学派成功超越了机械论自然观并产生了良好理论结局与社会影响,但这种超越并非完美得无懈可击,相反,它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以自然情感之自然生成机制为代表的同情法则为基础进行道德判断时,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是,并非一切符合自然情感之自然发生机制或同情法则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以毒品的制作与销售为例,对制作并销售毒品的人而言,其产品能成功卖出表明该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社会需求,更确切地说,在斯密的道德哲学看来,该人的情感或行为得到了旁观者(买家或同行)的同情并具有合宜性,无疑它是道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制作并销售毒品虽然屡禁不止,却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到了主流价值观的谴责,人们纷纷呼吁要对毒品予以抵制。很显然,毒品之所以受到抵制与谴责,不是因为它不能带来财富,而是因为它有违道德,尤其是有违苏格兰启蒙学派所看重的、自然意义上的道德,即它会伤害人的自然机能,或者说,以伤害人的自然机能为代价换取财富的行为不能得到世界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对于这种能增

进财富却不能增进美德的行为,很显然,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时期的道德哲学无法予以解释。就此而言,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虽然成功超越了机械论自然观,为道德、审美和社会找到了自然基础,使心灵与自然达成了和谐,但是,当我们超越机械论自然观,沿着自然的路径讨论道德的时候,如何才能在该路径内部为道德确立规范?更确切地说,这种道德学说如何才能解决财富与美德相背离的理论困境?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未能解决的问题。对于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后继者们而言,能否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以一种更完美的姿态构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 [1][2] Benjamin Rand. The life,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philosophical regimen of Anthony, earl of Shaftesbury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00: 416, 403.
- [3] John A. Dussinger. The Lovely System of Lord Shaftesbury: An Answer to Locker in the Aftermath of 1688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2, No.1,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Jan - Mar, 1981:151-158.
- [4] [5] [6] [7]Article on Shaftesbury's characteristics [J]. Fraser's Magazine. volume VII, new series,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 January, 1875: 88.
- [8] [9] [10] [14]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k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M]. Volume 2,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1: 220, 231, 25, 179.
- [11] 弗兰西斯·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M].高乐田,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7.
- [12] 休 谟.道德原则研究[M].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4.
- [13] 休 谟.人性论[M].石碧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200.
- [15] Francis Hutcheson,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M]. Book2, Volume 1,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283.

[责任编辑 杨 捷]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Mechanistic Natural Viewpoint Made by Scotland Enlightenment School

LI Jial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British empiricism proposed the Mechanistic natural viewpoint in its early stage.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piricism, the Mechanistic natural viewpoin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thinkers of Scotland Enlightenment School. In this sense, we find that the thinkers of Scotland Enlightenment School transcend the mechanistic natural viewpo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morality and sociology. This kind of transcendence shows two consequences: one is that it accelerates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other is that the transcendence implies the contradiction of virtue and wealth which constitutes theoretical challenge which has to be faced by the thinkers of Scotland Enlightenment School.

Key words: empiricism; Mechanistic natural viewpoint; transcendence; Scotland Enlightenment